

9月17日，读史老张的《似水流年的威海卫路》一文刊登后，不少读者留言，意犹未尽，也唤起了更多尘封的记忆。袁念琪先生说：“两岁那年，我踏上社会的第一步，就在威海路745号的静安区机关第一幼儿园，即今威海路幼儿园，我的退休地也在威海路。”于是，我们请袁念琪先生讲讲在时光的沙漏中，威海路上的其他故事……

路北路南都是幼儿园

现在威海路上上海报业大厦所在地，是我1960年入学的幼儿园。其前身是1950年创办的市儿童保健院托儿所，三年后改为上海市立托儿所。1958年，与新成区机关幼儿园合并，改为新成区机关幼儿园。在我入园那年，改为静安区机关第一幼儿园。

幼儿园被威海路一划为二，路北730号是幼儿园，路南是托儿所。托儿所隔壁，为一家老外的俱乐部，隔着一道高大的铁格子网。年幼的我们，时常在网上，望着那边打网球和游泳的外国人。

那时，我家住卢湾区的茂名南路。父亲在外地部队，母亲工作又忙，托人才让我跨区入了这个比较好的幼儿园。幼儿园有住宿全托，我是天天来回的半托。乘坐24路，从文化广场上，一过延安中路下，站头就在陕西南路今文锦大厦这个位置。回家，有时坐幼儿园装有车厢的三轮车；有时是外公来接。我们沿威海路朝东，到茂名南路小拐，一路向南。

在威海路590弄与652弄间，有个水果摊。路过那里时，外公总会买个梨或苹果。摊主帮忙削皮，刀在皮下走，削得是一根不断。削完，把一个皮儿缠绕的果子递过来。

入园第二年，静安区机关第一幼儿园与第二幼儿园合并，改名静安区机关幼儿园。母亲保留着幼儿园的6份《幼儿在园情况报告表》，每学期一张。1961年7月30日填的那张，还叫《儿童在所情况报告书》；那时，我2岁11月。表分生活情况（含生活习惯、卫生习惯）、工作情况（含动作发展、语言发展、游戏）、请家长注意事项和健康情况四项。教养员笔下的我，“喜欢搭积木、听故事、看书唱歌等。”“能用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愿望……”口齿清楚，能用简单的语句回答阿姨的问话。”

1965年6月，我从幼儿园毕业，在一张保留至今的毕业报告表里，钱蓉枝教养员写道：“……我们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被压迫人民，反对美帝侵略，保卫世界和平。热爱领袖。知道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倒坏人，我们今天才有好日子过。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，做毛主席的好孩子。使他初步理解旧社会劳动人民都受地主、资本家的剥削，过着贫苦悲惨的生活。”

除了有政治觉悟，汉语拼音学9个声母、4个韵母；这张表中还记载：“除ou、iou、ia、ei、uei念不出，其他都认识，会拼念简单的音节。计算过10以内的加减法，认识时钟一点、半点，计算加减法尚不够熟练。”除此之外，我对照1961年和1965年这两张报告：身高从89厘米长到120厘米，体重从13斤增加到40斤。

每年升级，都会拍张照片。只记得，同学里有著名话剧演员乔奇的孩子。还记得大班时，我因午觉睡不好，被老师带到小班，学习师弟师妹怎么睡午觉。

1965年，幼儿园威海路南的745号部分，划归一旁696号的上海元件五厂，该厂是国内最早生产半导体器件的专业工厂之一，是国内电子元件行业的骨干企业；第一台全用国产元件的美多牌28A型便携式中短波晶体管收音机，就是他们与兄弟厂研制成功的。1969年4月28日，元件五厂发生大火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那块地盖起一栋大楼，业主是海南的。造着建着，停工不动了。之后，这里被收购，后来完工，目前是上海报业大厦。



威海路730号静安区机关幼儿园今威海路幼儿园



太阳公寓 陶磊 摄



1972年，安装电视塔

太阳公寓与孙春生

“SMP.D8986(C)”，这是一份1939年公共租界巡捕房特务股的匿名私人备忘录，内容是收集汪精卫在沪的秘密特务网。其中写到威海路：“他们的秘密机关设在Li先生的家中，即威海卫路621号太阳公寓(Sun Court Apartments) D21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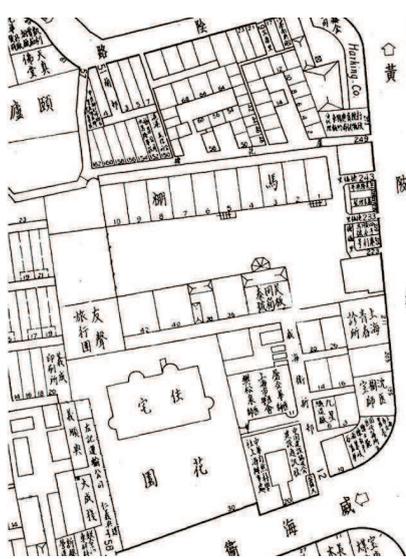
Li先生即Li Lien-fang，即后来成为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当时的化名。他住的太阳公寓建于1928年，包括现威海路651号和665弄2到30号。公寓得名于投资者孙春生，孙的英文SUN，即太阳。原先四层，1976年加盖两层。1999年，被市政府公布为“上海优秀历史建筑”。他当年在静安开发过著名房产，大华饭店(Majestic Hotel, 美琪大戏院的前身)。

我曾听孙春生之子孙承宗说过其父作为上海滩房地产大亨的历史。1915年，16岁的孙春生进入上海著名的英商业广地公司做练习生。介绍人是公司买办、他的伯父孙延焕，其父也是该公司的收租员。两年后，孙春生就成为职员，不久又升高级职员。除工薪优厚，还得到客户超过工薪的报酬；说有富孀将百余幢住房交他打理。到20多岁，就攒了资金数万。

有了创业资本，孙春生1925年辞职开锦兴地产公司。先后建了锦兴大楼、太阳公寓和春阳里、迎春坊、崇业里、安乐坊等大型里弄，拥有资产400多万两。当然，他也不是常胜将军，“一·二八”和世界经济危机令房地产暴跌，锦兴破产。

抗战爆发，上海华界沦陷；人口激增的租界对房屋需求增加，房地产开始抬头。可此时的外国房地产商基本不再投资，中国房地产经营者趁势而为。孙春生东山再起，1942年建隆地产公司，任总经理。

太阳公寓旁有一条弄堂，进太阳公寓，可以从弄堂穿到延安中路。上海人以会穿弄堂抄近路为傲，这样才是真正的上海老土地。弄堂里一个老底子的汽车间，开过面店，我与朋友去吃过几次，味道不错。



▲ 马厰地图
▼ 太阳公寓内部 陶磊 摄



“309”延伸威海路

以前，上海电视台与威海路是不接壤沾边的。正门是南京西路651号，西面有个边门，出门是青海路，这门基本紧闭。到上世纪90年代，因购片中心设在台外青海路，此门就常开了。

1958年10月1日18:58，上海电视台开播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第二个电视台。它呱呱坠地于南京东路627号的新永安大楼，大楼高度仅次于上海最高的国际饭店，但位置和其他条件比国际饭店理想。

1970年，全国电视会议决定上海等四省市共建彩色电视试播台。1971年3月9日，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建造上海彩电中心，选址南京西路651号。被征之地，为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训练基地的篮球场和排球房等。这个“309”工程，当夏开工。

那时，全国备战气氛浓。1969年3月，中苏在黑龙珍宝岛发生三次较大规模武装冲突。毛主席提出“要准备打仗”，开始了全国性的挖防空洞等备战行动。住在“309”附近的居民，见里面施工日夜不停，生出不少小道消息。

新址建起了高210米的电视塔，为当时上海最高建筑；比国际饭店高两倍半。塔脚下打进9根长桩，每根17吨，竖起有10层楼高，深入地下30米。为使塔更牢固，把塔下发射机房的基础与塔的基础连成一体，为电视塔增加了保险的大底盘。

塔自重500吨，这个庞然大物的安装也创历史。它在地面整体拼装后，10台10吨的卷扬机，把横卧青海路的电视塔，慢慢从水平拉成垂直，共花四个多小时。这是1972年9月25日，当时全国最高的电视塔站立上海；服务半径达60公里左右，覆盖上海绝大部分地区。1974年下半年，台政治新闻组、演播组和管理组等部门从永安迁到新址。12月26日，彩电中心启用。

随着电视事业的发展，南京西路651号这2600平方米的地方已不能满足需要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盘下了南面的上海缝纫机台板三厂，电视台直抵威海路。1999年，威海路竖立起一栋新大楼——上视大厦。

跑马厅的唯一遗迹

威海路东端，紧接当年上海的第三个跑马厅。

1850年(清道光三十年)第一个跑马厅在上海问世，地点在今南京东路河南中路一带，面积约80亩，由麒麟洋行大班、喜欢赛马的英国人霍格等5人组成了上海最早的跑马总会。

第二个跑马场是由第一个于1854年(清咸丰四年)西移而成，位置在现浙江路和西藏路一带，场地面积翻到约170亩。只要细细观察地图，今天的北海路、湖北路还画出一条弧线来，浮现了当年跑马场的马道。

到1862年(清同治元年)，跑马厅三迁，落脚到今西藏中路至黄陂北路之间，占地面积达430亩，这第三个跑马场也是上海史上最大的跑马场。跑马厅的三迁，也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城市的发展。

跑马厅西边是马霍路Mohawk Road(今黄陂北路)，路对面的红砖建筑就是马厰；其中，就有威海路20号。弄堂里，有栋两层钟楼建筑，楼上是管理人员办公室，还有骑手宿舍；楼下是九个马厰。

参加赛马的都是马会的会员，他们的马，全养在赛马会的马厰里，交由马夫饲养。马主每月支付马厰费、马夫工资和马匹饲料费。日本人进入租界后，马会的英美侨民被关入集中营；在此之前，拥有赛马最多的会员就是陕西南路马勒别墅的主人马勒，他的两个儿子R.B.Moller和C.B.Moller都是骑手。

家做染料致富的上海南丰保险公司董事张绪谔，兄弟五人在马会拥有30多匹马。他记得一位姓丘的马夫头，“他是当时赛马会马厰资格最老的马夫头，照看的马最多。平时穿西装，派头很大。”而他们张氏兄弟的马，饲养在最大的Chefoo马房，马夫头是绰号“小蚊子”的苏北人。他把张家的澳洲马Chefoo Star训练成赢得比赛的头马。张绪谔说，“多年来，我们一直怀念这个老实诚厚的人。”

威海路20号里当年的马厰，现在成了民居。住的居民，虽然大多是1955年后搬来的，却清楚这里的过去。有的搬来时，还见到过水斗里有马吃的草。

今天，原先的马厰，有的是拆了；有的地上已铺上水泥。前几年去那里，还见到为关马而特制的门，有上下两扇。在一屋内，墙上还有8个控马缰绳的铁圈。自从1951年跑马厅改建为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后，这里就成了跑马厅当年唯一的遗迹了。